



读史札记

### 既要有“萧何” 又要有“曹参”

□ 滴水水

《汉书卷三十九》记载,刘邦在用打猎作比,阐述“功人”“功狗”道理,摆弄了众臣争功后,又为功臣们定位次伤起了脑筋。“列侯毕已受封,奏位次,皆曰:‘平阳侯曹参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烧功臣多封何,至位次未有以复难之,然心欲何第一。关内侯鄂秋时为谒者,进曰:‘群臣议皆谓曹参有野战略地之功,但这是“一时之事”,是每场战役一个点一个点的功劳。刘邦跟项羽相争长达五年,战线很广,赢输皆有。每次输了,靠萧何源源不断地从关中补充人力。当楚汉在荥阳僵持时,已经“军无见粮”,最后能打败项羽,就是因为萧何一直从关中运来粮食。萧何之功是长时间、全过程中的功劳,不能“以一旦之功而骂万世之功”。鄂秋最后概括说:今天我们要说少了一个曹参,就算少了一个曹参,对于汉又有什么损失呢?可是如果少了一个萧何,就不可能有汉军,不可能有楚汉相争的这个结局了。刘邦那要脱口而出“善”,“于是乃令何第一。”

仔细琢磨鄂秋的观点,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也能理解,但要放到当今世界,就叫人不敢苟同了。

刘邦取得天下后,有一段著名的“三不如”名言,即“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供军需,给粮饷,我不如萧何;指挥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中豪杰,他们为我所用,所以能取得天下。”每次读到这段话,都敬佩刘邦的英明。分析这段话,我觉得不管是一个团体还是一个国家,人才的最佳组合才是最重要的。不管古人还是今人,人都各有所长。用其长,长处组合,产生裂变,事业就能成功,目标就能实现。萧何不管是沛县起义,还是西进灭秦,留守后方,保障前线,“镇国家,抚百姓,不绝粮道”,这就是他的最大长处。而曹参不管是起兵反秦,还是楚汉相争,佐助韩信,就像《史记》里众臣的评价:“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曹参就是肯玩命地打,就是有攻城略地的本领。刘邦正是用他们所长,让他们一个在前方能征善战,一个在后方保障有力,才创建了万世奇功。所以,不是前者是“功人”后者是“功狗”,都应是“功人”。一个是一线打,一个在后方指挥保障,只是岗位职责不同。萧规曹随,曹参成为曹相后,也表现出卓越的智慧,有人甚至认为“文景之治”的基础就是曹相实现无为而治、信奉黄老之术打下的。

这些杰出的“功人”,能够成为最佳组合,根子在于他们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这就是要趁秦末乱世,建立起自己的一统天下。萧何与曹参,初时都是秦朝沛县的小吏,萧何是主吏掾,曹参是狱掾。他们清醒看到秦朝的暴政不能长久,所以秘密起兵,推举刘邦在沛县起义,从此跟着刘邦浴血奋战。刘邦的过人之处,就是十分善于驾驭各类人才。他不管是屠夫贩夫还是狱吏,只要有特别之处,就大胆组合起来使用。所以,无论是“功人”还是“功狗”,在共同的奋斗目标中都会各展其才,各建奇功,都会成为有功之人。

尽管刘邦用人的故事脍炙人口,尽管“功人”“功狗”不尽贴切,但刘邦创造的历史给我们的教育和启发是很多很多的。小到企业一个机关,大到区域一个国家,要想凝心聚力,要想爆发式发展,要想实现设定的目标,都应像刘邦那样,既让“萧何们”竭尽全力,又让“曹参们”拼杀疆场。我们的事业既要有“萧何”,又要有“曹参”,而且,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教育的普及和提升,萧何类的人才不少,曹参类的人才十分宝贵。

## 也谈京江画派的价值

□ 卞美岗

十多年前,《京江画派古今展》在镇江博物馆举办,“京江画派学术研讨会”也在镇召开。京江画派,这个被封存百年的艺术流派终于撩开其神秘的面纱,渐渐再次被世人所知。其实,京江画派并没有过时,其价值何在?笔者以为有四。

其一,淡泊明志,操守冰洁,不随流俗,潜心艺事。清代中叶,经济渐显衰落,朝廷昏庸,官场腐败,社会矛盾突出。在这种背景之下,知识分子自有其骨气,他们不随波逐流,不趋炎附势献媚于权贵,更不走仕途,而甘于寂寞,甘于清贫,潜心艺事,放情于山水之中,在翰墨中寻求精神慰藉。他们中许多人一生穷困潦倒,仅以卖字画为生却依然醉心于丹青,乐此不疲,无怨无悔,并为此不遗余力,作为终身的精神寄托和追求。诗是心声,画为心迹。从遗存的墨迹中可探寻触摸到书画家们的灵魂内核。“平生从未入官衙,道院僧房处处家。纵赖雕虫为活计,不将厚颜生作涯。”这是京江画派领军人物张崑的性格,也是京江画人的品格写照。据清嘉庆《丹徒县志》载:周曾培,字佩三,号虚槎,诸生,“家徒壁立,冬夏不能晚具裘葛,而意气慷慨,借歌狂笑,口不言贫。”蔡嘉在回顾一生创作时也写道:“青鞋布袜称闲身,六十年自在民,水墨曾经多惨澹,峰峦浑厚见精神。平生自奋追前辈,垂老谁知步后尘。一笑卖山空自愿,不须惆怅此清贫。”

其二,文人相轻,互赏互补,通力合作,打造精品力作。共同的志向和兴趣爱好,使文人墨客走到了一起。他们或书画联手,或诗书合璧或诗画联袂,为后人留下许多佳话。他们结社吟诗举办文会酒会,聚在一起,一唱一和或一人作多人唱和,显示出了文人之间的亲和友善关系。嘉庆五年,张崑从兄张铨游黄山,张崑作《黄山图卷》引首有王文治楷书“柯斋游黄山图”六字并有小楷题记,卷后竟有王文治、茅元铭、礼亲王、莫砺菴、法式善、洪亮吉、张问陶等三十七家题记。嘉庆十九年周镐作《柳溪访斗酒图轴》丁淇跋云:“甲戌季秋,茅三峰、刘允升、周镐过柳溪访斗酒阁,茅作五律一首,刘允升书,周镐作图。先生此作工整秀媚,为其早期作品,茅、刘、周,可称三绝。”大家熟悉的“潘画王题”其珠联璧合更是为后人所称道。在潘恭寿所作《秋林读画图》上,王文治一口气题了三首诗,洋洋洒洒竟有260字。诗书画相得益彰让人叫绝。张崑有诗道:“无声有声皆是诗,爱人骨髓兼得之。诗情入画更妙,画理参诗诗愈奇。”

其三,造化为师,自以为法,表现真山真水。京江画派的画家们在各自成长的过程中尽管都从古画中汲取营养,但却能摹古而不僵化。从造境立意上,从构图章法上,从笔墨技法上求新求变,最终从古人的藩篱中脱胎而出形成自己的面貌。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走出画室,走进自然,“以天地为师,师其变也”。潘恭寿、蔡

嘉、张崑、顾鹤庆、周镐等画家都有写生采风的生活体验,实践了笪重光的“笔墨之探索,必系江山之写照”理论。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将目光瞄准自己所在的这座极具特色的城市山林,着力描绘本邑实景山水,打破了清代画坛一味纸绢相袭的摹古风气,一下子拉进了文人士大夫与普通百姓的距离。当然写实山水不是实景的图录,是画家们对实景在“中得心源”后的艺术再现。在他们的画面上,一丘一图,老屋故宅,驿站码头,农夫渔翁,是那样的真切、生动、可信又具美感,让人目睹生情而产生共鸣。

其四,意趣相通,风格相近,相互独立,各有面貌。京江画派的画家们从康熙到乾隆前后有二百多人,他们在“师法造化,自以为法”的大旗下,既保持相同的意趣,又各有其独立的面貌。蔡嘉沉郁中透着清秀,细密中蕴含力度;潘恭寿沉厚秀润,墨韵天成,气象不凡;领军人物张崑用笔苍厚沉郁又飘逸,结构严谨工雅而有气度;顾鹤庆深秀俊逸、刚柔相济;周镐落笔凝练苍劲,墨采酣畅淋漓。在这些风格特征之下,张崑的松树,顾鹤庆的柳树,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浑厚苍郁,落笔浓重,“展卷然望而知为京江人”。

前两点为人品后两点为画品。凭借这些品质和优势,京江画派这个当时并不起眼的地方画派得以发展壮大,先后延续了两百年而不衰,并逐渐在海内外产生不小的影响。

### 《恒顺故事》选登

## 中山路醋香满城

□ 滕建锋



1958年,48家大小酱醋厂合并后,恒顺产销量均有数倍增长,实现了效益规模化。但客观上仍然存在生产分散、小作坊生产条件差、产品质量得不到保证等情况,直接影响恒顺产品的美誉。因此,集中生产、统一管理是恒顺发展的必然方向。1959年3月29日,镇江市政府同意将黄山东园艺场34.35亩土地划给恒顺,作为新建加工厂之用。

作为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地名,如今即使是老镇江,很多人也已经不太记得黄山东园艺场。而说起中山西路84号的恒顺酱醋厂,却是几代人抹不去的醋香记忆。随着城市的发展,当年的郊区逐步成为繁华的城区,车水马龙笼罩在淡淡醋香之中,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是镇江最为独特的城市符号。

当时黄山东园艺场东南角有一座土包山,称为娃娃山,恒顺工厂南面对面的不远处,就是著名的“三官塘”。此塘极为奇妙,一塘分三口,清、混、浊水互不搅混,且水取之不尽。相传曹操83万人马下江南曾扎营在此,人马均取“三官塘”水饮用,却未见水减分毫。自恒顺搬到这里的第二天起就有人说:“恒顺落脚吉祥地,未来一定会继往开来,成为全国酱醋业的‘老大’。”如今,恒顺确实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所有成果是一代代恒顺人艰苦创业、生生不息奋斗出来的。

1966年11月18日,恒顺转为国有企业,成立国营镇江恒顺酱醋厂,彻底更衣换帽,工人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

1987年2月,江苏省政府首次命名41家省级先进企业,恒顺便名列其中,是镇江唯一入选企业,也是全省商业系统唯一一家省级先进企业。

1988年9月,由恒顺酱醋厂发起,48个单位组建成立镇江恒顺企业集团。

1993年,镇江恒顺酱醋厂与美国环球资源公司共同创办合资经营企业,企业名称为“中外合资镇江恒顺酱醋有限公司”。1998年12月友好协商终止合资关系,外方所持股权转让给镇江市牛奶公司等四家国有企业,将合资公司依法变更为国内投资共同创办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名称为“镇江恒顺酱醋有限公司”。

1995年9月,江苏恒顺集团公司挂牌,跻身省级企业集团。

企业名称不断变化的背后,是企业实力的不断发展壮大,更是生产方式的不断革新升级以及生产能力的不断跨步前进。

1979年,由商业部直接拨款60万元兴建的2000吨食醋生产大楼是恒顺生产食醋以来兴建的第一幢生产大楼,创造性地开辟了以池代缸酿醋的先河。1982年,这幢大楼全面投入生产,当年食醋产量达3028.9吨,促进了企业效益的快速增长。1986年、1988年,恒顺又先后建起3000吨、4500吨香醋大楼。随着食醋产量的快速增长,手工灌装醋已不能适应形势要求。1989年7月,意大利西蒙纳斯公司生产的香醋灌装线运进厂区,经过3个月安装调试,灌装线开始正常运转,这是全国酱醋行业第一条全自动灌装线。

1990年,由恒顺自主设计的中国食醋行业第一台翻醋机研制成功,香醋生产全过程实现了机械化,填补了我国固态发酵醋工艺机械的空白。“以罐代缸制酒,以池代缸制醋”等新工艺的实施,使得恒顺香醋年产量突破万吨,进入现代化大工业生产阶段。

1996年1月16日,位于润州区七里甸镇五里村的3万吨香醋技改项目正式开工。1997年4月25日第一期万吨香醋全面投产,5月开始正常运行。二期工程于1997年10月25日开工,于1998年11月8日全面竣工投产,恒顺具备了年产香醋6万吨的生产能力。

……

根据退城进区规划,恒顺陆续搬迁至恒顺工业园区,中山西路老厂区自2009年5月1日起全面停产。就此,中山西路恒顺老厂50年光辉历程完美谢幕。

可以说,中山西路84号是恒顺180年发展历程中承上启下最为关键的一个支点。50年里,恒顺在这片土地上成长、发展、壮大,跨越了一项又一项艰难险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令人惊叹、夺得了一项又一项珍贵荣誉,书写了一篇又一篇令人难以忘怀的瞩目篇章。即使如今这里拆除殆尽,只剩下一个厂区大门,但这里永远镌刻着恒顺历史的印迹和市民美好的记忆,路过的人们仍然会想起厂门的东边那海轮造型的沿街大楼,想起著名书法家武中奇泼墨挥毫书写的“镇江恒顺企业集团”8个刚劲有力的大字,想起迎厂门的假山、喷泉、雕塑、草坪、花岗石的浮雕……

## 回忆抗美援朝知识青年从军潮

□ 沈伯素



镇师参加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后勤部军械学校全体同学合影,前排右一为作者



镇师部分同学欢送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同学留影。前排为参干同学,左一为作者,中是老师

70年前,美帝国主义出兵朝鲜,把战火烧到了中国大门口,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为对付时局突变,1950年12月1日,中央军委和政务院发布决定:各种军事干部学校立即在全国范围招生。

这是抗美援朝的伟大号召!当时,朝鲜战场激战正酣,受此激励,全国很快掀起了知识青年的从军潮,报名的青年学生多达58万余人。史料称,这是我军历史上,继抗战初期知识青年奔赴延安后的第二次知识青年从军潮。当时,实际录取招收了10万余人进入各类军事学校,正是:“十万学生兵,披上新戎装;跨进进军干校,卫国保家乡;掌握新武器;打击野心狼!”

卷入那次大潮的我,70年来,潮涌高波在我心头不时滚动。

记得报纸登出号召以后,镇江市学习中央决定的活动点燃了所有学校。当时我在省立镇江师范读高二,17周岁,已有一年多团龄,正属动员对象,思想斗争十分激烈:生死问题、家庭问题、学业问题、前途问题……每一个问题都是摆在我面前的关口!前方正在打仗,美军用飞机、大炮向志愿军阵地倾泻成吨成吨的炸弹,父母生我养我送我上学太不容易,如果就此一走,即将到手的教师饭碗就会丢掉,甚至可能永远失去报答父母的机会。但是我问自己:我是不是热血青年?答案是肯定的。又问:我爱不爱国?答案也是肯定的。因而脑子里,报名参军,投入抗美援朝斗争的想法占了上风。

不日,镇江市召开了控诉美帝侵略、动员知识青年参军的大会。设在北固山下江苏医学院大操场的会场,坐满了来自省镇师、省镇中、京江中学、崇实女中、女职中等中学师生和市民代表,人山人海,歌声阵阵,《共青团员之歌》《志愿军军歌》此起彼伏。有军人上台声讨美帝侵略,有

学生上台宣誓抗美援朝。一位初中学生的母亲,和我校受尊敬的夏佩白校长,都上台表示送子参军。大会开得异常热烈,群情激昂,革命豪气直冲云霄,场面实在感人。

我坐在会场靠后,虽然没有勇气上台,却与周围同学窃窃私语:是啊,我们的国家被列强欺侮了百余年,现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再也不能任洋人欺侮了,现在是青年报国的时候了!当场就有许多人报了名,我和几个要好同学也报名了。几天后,公布初检合格名单,镇师礼堂里,个个竖起耳朵倾听,听到自己名字的同学有的跳起来欢呼。但始终没有我的名字,这对我的刺激太大了。

我准备了一箩筐理由去找校领导说情,但没用,政治校长孟有告诉我:招兵归市里罗书记管。

我认识罗洛书记。就是那位穿军装的山东人,曾多次到镇师来上政治课。我找到健康路大操场边他的办公室,进去对他说,我身体很好,即使有点毛病也不应该影响参军,苏联不是有位“无脚飞将军”嘛,他还驾驶飞机打击德寇呢!说着说着,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罗洛书记很和蔼,对我说:服从分配才是好团员。我说:响应祖国号召是最重要的。他竟在我的辩论面前停止了做思想工作。

罗洛书记介绍我再去体检了一次。正如我自信的:我身体很好。我被批准了,包括我在内的全镇江城区50多日被批准入伍者的名单登上了《苏南日报》!名单公布,我被同学、老师们抬着抛了又抛,一些要好的同学还拉我们几个人伍的去照相馆热闹了一阵!(见图)

我的人生崭新一页开始了。我们这批镇江学生被分配到华东军区第三野战

军后勤部军械学校,校址位于南京中华门外。1950年年底的一个深夜,载我们参军的大卡车来到一个漆黑一片的地方,车还没停,天空飞起了红红绿绿的欢迎我们的信号弹。一位穿呢制军服的领导在我们下车以后,扯着大嗓门给我们致热情洋溢的欢迎词,说:“你们响应祖国号召,满腔热忱,投笔从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从今天起,你们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了!”他的话久久地热乎在我的心头。

当年军校多为仓促初建,一段时间内,连吃住都是问题,听说还有打地铺的。我进入的这所军校,是用铁丝网围成的一片空地加居民区,没有一间楼房,没有一块操场;安置我们的是一排排异常简陋的小平房,墙壁竟是抹了一层石灰的竹片排。我们一个班有14人,挤在十四五平方米的一个小房间里,没有一只橱柜,没有一张椅子,床挨床,每人一只小板凳,东西无处放……

然而,大批热血青年就是要在这些拥挤的小屋里掌握本领,抗美援朝,报效祖国!

后来,我们很快适应了这所荒僻的新军校,成为这所军校的学员兼建设者,满腔热情地边学习,边劳动,抬土搬砖,苦字当头,白手起家,军校逐步建设起来了,而且,迅速在两年之后,向朝鲜前线输送了大批经过速成培养的技术人才!史料称:那次知识青年从军潮,是我军建军以来,对各技术兵种建设最为有力的一次大促进。

